

主持人语：

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当前高等学校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点，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点。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职能、根本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等学校的职责。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既要学习西方大学的成功经验，更要立足中国国情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丰沃土壤，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

围绕这一主题，我们邀请厦门大学、宁波大学和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及分类体系、卓越教学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性作用、“双一流”高校创新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和高等职业教育也应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开展讨论，结集于此，以飨读者、以求争鸣。

——主持人：徐军伟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路径与方法

史秋衡¹，张妍²，卢美芬³，徐军伟⁴

(1.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宁波大学 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211;
3. 宁波大学 阳明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4.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办公室, 浙江 宁波 315599)

摘要：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是新时代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关键衔接点，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引领效应。在高等学校分类发展体系下，拔尖创新人才也应积极构建分类培养体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命题是人才培养，在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高质量教学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在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促使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匡正科研崇拜与补救教学缺失，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地反思与探索。宁波大学阳明创新班基于交叉融合探索的“六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对构建与优化具有中国特色精英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有积极的实践价值与启示意义。在当前国家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后，高等职业教育也应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以深化中高职协同发展为突破、以产业学院为抓手、以职业本科教育为引领，推进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关键词：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23)02-0001-18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及分类体系

史秋衡, 常静艳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发展道路, 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关键构成, 同时也是高水平大学的时代使命和核心任务。我国先后启动 211 工程、985 工程、2011 工程和“双一流”工程建设, 高校发展模式也从分层为主走向分类为主。高水平大学应始终坚持聚焦未来科技变革方向、回应国家战略任务, 根据自身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和方案。

一、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特征

在政策导向和自主发展的双向驱动下, 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 注重强基性, 扎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强调家国情怀和学科专业特色

第一, 高水平大学应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宗旨上突出家国情怀, 致力于培养满足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 应“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基础学科研究作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石, 对解决当前“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匮乏、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具有关键性作用, 因此高水平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应坚持爱国情怀, 注重培养基础学科领军人才。

第二, 高水平大学应注重发挥校本专业优势, 依托院校强势学科进行创新发展。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将培养立志献身基础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作为高校的宗旨; 西北工业大学则根据自身理工学科优势, 聚焦空天领域、国防军工行业、新材料等基础学科领域, 坚持培养国防科技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总之, 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领域人才培养, 突出爱国情怀和校本专业优势是当前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 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

(二) 聚焦研究型, 使研究性引领教学的深度学习方式占优势地位

第一, 研究型大学依托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定位成为科教融合为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 应用型 and 职业型高校具备政产学研教多维融合的结构功能。一系列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启动和实施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培养路径, 诸多研究型大学因汇集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 脱颖而出, 形成了形式多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荣誉计划、复旦大学的本科荣誉项目等。但在实践运行中,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色不显著以及培养成效不突出的问题一直存在, 研究型大学实施机制的单一化偏离了多元化的人才目标定位, 转而培养“学术精英”和“科研精英”。

第二, 在深度学习方式作为高质量学习的重要表征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当下, 拔尖创新人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校学生分类成长规律体系及培养机制研究”(71964008)

第一作者简介: 史秋衡(1960-), 男, 上海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估研究所所长。

E-mail: qhshi@xmu.edu.cn

才的培养在学习方式上也强调通过导师制、以赛促学、合作学习、荣誉计划等方式鼓励学习有难度、有深度、有广度，即强调研究性学习和深层学习方式。

（三）夯实结构化目标，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多维能力的培养

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理论，教育教学活动的目标应涵盖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域。在大学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从“拔尖计划”1.0到“六卓越—拔尖”2.0再到2020年“强基计划”的启动实施，国家越来越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多维能力和目标，即拔尖创新人才知识结构不应由单一认知维度构成，其本质应涵盖认知、技能和情感领域，即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跨学科、批判性、创新性等思维能力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三维发展目标和能力构成。尤其是“强基计划”将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品质置于选拔的核心，颠覆了之前对拔尖人才以认知和能力为主的政策理解。在此政策导向下，高水平大学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也强调多维能力发展，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就将拔尖创新人才的爱国情怀、国际视野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这种结构化、多维度的培养特征有利于真正激发拔尖人才为人民谋求共同利益的同理心和奉献精神，是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等教育使命的明确回应。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与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下，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关键衔接点，应致力于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在加快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进程中发挥支柱性作用。

（一）教育需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致力于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

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均应支持并服务于人才培养这

一根本使命，而科技指向科研育人、社会服务指向产教融合，因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层面具有关键性作用。

第一，科教融合需要创新驱动，而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趋向于尖端科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形势下，虽然我国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强基性和国家总体规划，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仍亟待改善，因此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育事关我国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形成和科技发展的全局。

第二，产教融合需要人才支撑，而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素质的顶尖人才的代表。拔尖创新人才通常位于人才结构的金字塔顶端，代表了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尖端科技水平，在促进产业发展、增强教育与经济生产力之间的联结上具有先导性作用，因此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增强拔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第三，产科教融合对应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是对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回应，能够与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目前高校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等措施实质上是高等教育已有三项基本职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交叉，在当前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的新需求，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高等学校的核心职能，作为“立交桥”沟通其他职能，共同促进教育强国建设，弥合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结构性鸿沟。

（二）现实需求：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呼唤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在我国实施“人才强国”的实践进程中，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始终是核心议题。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国内高校应始终坚持以提高拔尖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旨归，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第一，可合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发达国家的顶尖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依托一流大学和顶尖高校、突出校

本专业优势等共性特征,而正是凭借这些共性特征才成就了其在顶尖人才培养中的杰出地位。^[1]此外,我国现在高校的英才学院、荣誉学院等人才培养模式正是国外培养模式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践成效也证明我们可以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借鉴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二,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根本宗旨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要强调国家性和民族性,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拔尖人才培养路径。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模式在具有显著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国别性,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现实国情启发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其培养模式。在后发追赶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要满足个体层次的需求,也要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因此我们不能仅依托研究型大学的单一平台,应积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强调分层分类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三)时代需求: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改革方向,助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中,如何准确把握“以我为主”的核心理念,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进程,一个最为关键、最需破解的矛盾点就是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问题。^[2]

第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要聚焦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改革方向,能助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以往的科技发展政策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更明确的人才培养定位和更艰巨的发展任务。其发展定位更强调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能投身于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基础研究的复合型人才,其发展任务也面临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助力产业融合等核心命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我国应利用好拔尖创新人才这一

关键资源,助推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第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坚持回应时代需求,更加强调立德树人和高校发展责任,对于加快奋进第二个百年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与以往拔尖计划相比,强基计划更加着眼于满足国家核心需求,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3]更加契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的时代需求。

三、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分类体系

(一)人才培养分类体系的必要性

分类培养体系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逻辑指向和发展道路,具有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两方面的现实必要性。在理论逻辑上,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高校应分为研究型、应用型 and 职业技术型三大类,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高校分类指导体系。^[4]这种高校分类管理的逻辑指向是依托不同类型高校的具体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实施有针对性的方案,以回应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此外,对其分类体系的探索也契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对于满足终身学习时代人们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需求、构建“人人学、时时学、处处学、全面学”的学习型社会具有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

从实践逻辑上,高水平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高地建设的时代使命,但其人才培养模式中呈现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和仅依托研究型高校的实践特征与现代化建设下强调的多层次高水平顶尖人才相背离,科研型人才不应成为高等教育体系多元化下的价值选择,应用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等也应纳入人才培养梯队行列,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体系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选择。

(二)人才培养分类体系模式的实现路径

基于我国高水平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现状及特征,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表述,本研究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探索其分类培养体系。

1. 契合不同高校发展模式特色,积极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体系

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趋势下,积极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结构,营造高品质的教育生态已成为高水平大学的时代使命。^[5]因此研究型、应用型 and 职业技能型高校应明确自身角色定位,根据现实定位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分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研究型大学因学科资源和师资配置方面的优势,以及科技自立自强策略下对基础学科领域人才的迫切需求,应主动承担起培养高层次研究型和创新型人才以及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等责任;应用型高校应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积极培养实践应用型顶尖人才;职业技能型高校应对标职业分类发展体系,以就业导向为根本宗旨,培养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需求的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和大国工匠,等。

同时应注意到这种高校分类管理是基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和学校的整体发展模式进行的外部划分,高校内部的学生群体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相对被忽视。因此在拔尖创新人才分类培养的实践运行中,除了高校整体分类发展外,也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内部群体的分类培养。

2. 畅通人才培育路径,强化各级各类教育的衔接性与贯通性

第一,在纵向上要推进不同学段拔尖创新人才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一项长期性和系统性工程,需要不同阶段的教育相互沟通、密切协作,在基础教育阶段应重视对英才儿童的早期发现和培育,在整体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根据儿童表现出的先天禀赋和特殊才能进行拓展性教育,为其提供适宜的上升通道。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建立与英才教育和超常教育相匹配的拔尖人才选拔制度,扩大高校在选拔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人才方面的自主权,形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纵向

衔接的拔尖人才培育机制。

第二,在横向上要增强不同类型高校的互动协作及联盟沟通。不同类型高校在分类发展的基础上,不能故步自封,而应根据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构建要求,整合不同类型高校的教育资源,建立多形式的拔尖人才培养的联盟,以满足拔尖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3.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更加弹性多元的育人空间和环境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尊重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和教育规律,营造更加弹性多元的育人空间和环境。培养基础学科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学术型拔尖人才的时代使命不能挤压其他类型人才的发展空间,不同类型的大学也不应急功近利,过早定义拔尖人才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应尊重其成长规律和个性化选择。一方面应完善其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营造有益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自由开放的外部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消除不当的外界干预和行政力量对其成长环境的消极影响,鼓励拔尖人才在积极主动的自主探索和外界支持下寻找自己的个人发展定位和职业角色,从制度保障上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类型人才的积极性,为新时代下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提供高水平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 [1] 史秋衡, 陈志伟. 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体系特征研究[J]. 教育研究, 2016, 37(6): 131-141.
- [2] 钟秉林, 常桐善, 罗志敏. 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笔谈)[J/OL]. 重庆高教研究.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8.G4.20221124.004.html>.
- [3] 杜瑞军. “强基计划”的改革动因、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走向[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41(22): 38-47.
- [4] 史秋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年发展报告——基于高校分类人才培养提质增效视角[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0(2): 15-25+87.
- [5] 史秋衡, 杨玉婷. 构建顶尖人才培养体系的特征与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7): 10-12+27.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缺失： 表征、危害与反思

张 妍

(宁波大学 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211)

“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特有的人才观念,代表了我国特色人才战略模式,其基本命题主要涉及人才培养。教学作为与人才培养关系最为密切的影响要素,在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是贯穿其中的主流价值观。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前任校长维斯特在北大百年校庆中说过的那样,“人家问我人才培养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我说最大的秘密就是,尽可能帮助每一位教师热衷于有意思的教学,再把他们引到针对教学的科学研究领域,实现卓越教学;最后通过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实现教学与科研相统一,这是我们最明显的竞争优势,也是对人才成长的重要保证”。^[1]“卓越教学”一词源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范畴,卓越教学既是一个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其宗旨旨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从而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当前我国创新人才培养“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突出,卓越教学渐行渐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人才培养正是审视我国大学教学缺失现象的重要契机。为此本文把大学教学和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矛盾纳入到同一框架中分析,目的是获得共同的背景与话语,以深化二者相互间的联系。

一、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缺失的表征

创新人才培养卓越教学缺失是指,大学将

具有多重内涵、系统整体的创新人才培养倾向为量化的科研实践,并以此引领人才培养方向与考察人才培养质量,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与理论上对优秀科研的绝对青睐及对卓越教学的相对忽视。

首先,从实践层面来看,具体化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的行政管理、学科建设、绩效管理、与师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过程、评价及目的的科研指标倾向化。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科研指标不但成为衡量与考察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尺,还在无形中成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本身。相比科研成果见效快且易衡量,教学难以量化且具有潜在的长期性而言,科研投入已成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回应社会问责的重要战略选择。2022年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ly,简称EW)发布《第一次全国教师工作满意度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教师假如没有文章发表是很难被聘用,沉重的科研压力抹杀了他们的育人激情与教学兴趣,发论文已成为工作与生活的真实写照。^[2]大量教师花费大量时间培育论文,而非培养学生。科研崇拜客观加速了教学边缘化趋势,除各种教学大赛外,其他如教学文化与风气、教学质量与体系建设、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等重要的关乎人才培养实质的教学实践逐步弱化。本应以此体现的卓越教学,渐行渐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终身学习国际话语权的理论构建与提升策略研究”(22YJC880113)

作者简介:张妍(1983-),女,黑龙江双鸭山人,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政策。

E-mail: syshengxin@163.com

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大学落实创新人才培养实践，首要前提是需要全面思考并准确回答两个基础性问题：第一，要思考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究竟是什么，要回答其实践的两个基本要素，即搞清楚教学与科研究竟指什么、教什么、研什么。也就是说，要廓清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内涵，以明确人才培养实践的立足点，夯实教学与科研在理念与意识层面的根基；第二，要思考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到底为了什么，为什么而教、为什么而研。即弄明白教学与科研的主要目的，以明确人才培养实践的方向，有的放矢。没有对这两个基础性问题的准确理解，实践方向与实际路径就会走偏。无论对教学还是科研，都有可能造成眼光高、热情大且难以落地，反而离人才培养目标越来越远。理论讲，教学与科研是个复杂且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的动态概念，其实践问题永无止境，但正因如此，就更有理由把这个常识问题想明白。如今我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教学与科研，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探索，都还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与说服力的研究。尤其不同类型与层次教育、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对各自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教学理念与科研实践没有清晰的角色认知与功能厘定，对各自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及建立在教学基础上的科研探究与问题意识没有形成应有的敏感，特别是对人才培养而言，本应丰富的教学实践话语没有进入充分的讨论当中。

二、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缺失的危害及其根由

（一）卓越教学缺失的危害

众所周知，人才培养具有整体性、差异性与育人性等基本特点。然而今天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的教学缺失现象却违背了这一点。宏观来说，一是割裂了人才培养的整体性。人才培养是关乎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实践综合体，而不仅是大学实践的一项服务，过分重视科研而忽视通过教学形成的师生合作关系，只会让

教师与学生更着眼结果而各自失去教与学的热情；二是加速了人才培养的同质性。如今大学人才培养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对科研量化指标的投入远远高于对教学的关注，对此，潘懋元先生曾说过，统一量化的指标体系会诱导人才培养的统一模式。^[3]加剧整体人才输出的同质性，从而忽视人才的个性发展；三是违背了人才培养的育人性。育人是大学的基本且根本使命。从国际学术界共同提出的“失去灵魂的卓越”^[4]和“优秀的绵羊”^[5]，到我国著名学者钱颖一在《大学的改革》中发现的“清华大学本科生七个现象”^[6]，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育人”问题，也都明确指出了育人的核心是教师促进学生对真理与真知的极致追求，更多次强调了人才培养的核心本质是“教师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而当前大学教师对科研成果的敏感远高于教学使命，对科研绩效的敏感远高于教学绩效，这样的现象显然是与人才培养的育人性是相互违背的。

（二）卓越教学缺失的根由

同其他领域的实践一样，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影响的问题。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教学的缺失问题是相关的政策导向、行政管理、市场逻辑及理论研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第一，过多的科研政策话语导向。目前相关政策中涉及教学与科研结合创新人才培养的表述着眼点，主要体现的是科研对创新人才培养的正向功能，包括官方文件的科研论述也明显多于教学；第二，过度的科研绩效管理。绩效不仅包括物质绩效，还包括精神绩效。特别是对大学这个文化组织而言，科研可被量化，体现的是物质绩效；教学影响的是人，体现的是文化与精神绩效。当前大学绩效对量化的科研成果的绝对重视明显忽视了教学的文化与精神绩效。文化与精神是育人的灵魂，教学与科研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感染力，就更谈不上培养学生。正如有学者曾表示的那样，“让大学教师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发表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各种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简直糟糕透了。”^[7]第三，扭曲

的市场竞争逻辑。近年,市场的强力渗透让大学人才培养备受影响。本质上讲,人才培养作用的发挥是个潜在的长期过程。但市场需要在短时间内看到人才培养的社会贡献,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学科、专业等排行就成了衡量此贡献的直接表征,而这样的逻辑也就在无形中助长了大学的科研崇拜;第四,偏颇的理论研究倾向。从目前相关的话语境况来看,学术界对创新人才培养政策中的科研话语解读较多,对相应文本中涉及的教学话语以及教学与科研间应然与实然关系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科研及二者间相互关系等本质问题的基本共识。仅为相关政策做诠释性与解读性注脚,而没有结合现实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补充与完善。

三、国际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与协调关系

(一) 早期国际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与科研的互动

早期人才培养中的教学和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柏拉图学园中的研究和教学就是统一的融合关系,学园是柏拉图与学生共同学习与生活的地方,在学园中,柏拉图并没有向弟子灌输既成知识,而是用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引导学生进行推理分析,从而促进学生主动探索并积极解决问题,整个教学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研究与教学较为协调的关系也成就了許多影响后世的大哲学家与思想家。

实际上,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洪堡作为提出“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也是在教学与研究结合原则下提出来的,洪堡提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教学,从而推动人的个性发展。

他认为:第一,研究应与教学紧密结合并不断促进教学发展,才能促进学生创造力与批判力,使学生达到个性与创造性和谐发展;第二,纯粹的经典知识教学与基础研究是人才培养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是很难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8]

(二) 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与科研的协调

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与教师教学是直接相关的。以获得全球获诺贝尔奖最多的英国剑桥大学为例,其创新人才培养素来重视教学传统,教学被看作其人才培养的灵魂,剑桥大学的世界一流地位主要取决于它高质量的教学及其相应的教学师资。^[9]首先,在师资聘任方面,剑桥大学始终重视候选人的通识学识和多元才华,科研成就并非任命的基本且唯一条件。理想的教授一直被认为不但具备科研独创能力,同时他们还可能是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也可能是多才多艺的艺术人才。其次,在教学与科研关系方面,剑桥大学极其重视教学与科研的交叉与协同发展,专门设立教学研究院,目的是通过教学研究推动教学实践发展。在此影响下,剑桥大学的专业教学课程并没有专门的教材,主讲教师主要根据学生的课上反应结合课下的教学研究不断更新教学大纲。教师在课上除讲述基础知识,还结合相应的科研前沿问题及发展趋势,与学生展开小组讨论与师生辩论,许多教师的科研创新都是得益于这种互为启发的教学方式,教师“教”同学生“学”者间的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教学与科研的不断交叉。近年剑桥大学十分重视教学同企业的结合,在教学理念中增加企业家精神元素,积极聘请企业家承担教学,拉近学生同企业家距离,以促进学生主动求进步。可以说,剑桥大学的这一切都是以“教学”为中心展开的,这也从另一层面表明了科研如能保持以推动教学再促进人才培养的意义,它与教学就不会产生矛盾。剑桥大学师生的“教”“学”互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氛围,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四、对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卓越教学缺失的反思

创新人才培养何为?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伯克曾在其著作《大学教了没》(2013)中反映,虽然现代大学拥有充足的设备与资源、

先进的信息与技术、高级的教授与科研项目,但教学却不尽如人意。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他们在批判思维、创造品质以及数理能力等方面远未达到理想水平,教学根基被淡化,科研辅助被浮化。^[10]事实上,不仅是伯克作为个体学者的反思,许多国家在国家层面如美国的《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白皮书也开始反思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得失。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银行曾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中说过,没有更多高质量的教学,发展中国家将很难从全球知识经济中受益。^[11]如何发展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使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匡正科研崇拜与补救教学缺失,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反思。由于拔尖创新是我国本土概念,对于是否达到“拔尖”目标必须在广泛的比较中找寻答案,因此对我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剖析,既需从本土实际出发,也需综合考虑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实践。基于人才培养的应然性质,本文认为:

一是从保证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出发,厘清创新人才培养实践中教学的内涵与标准,形成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教学理论框架。通过理论研究,结合世界一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经验,深入分析其发展背景与演进过程,并从中提炼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内涵及实质,确立以教学为根基,以教学和科研互促为核心的价值主线,明确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教学理论框架。

二是从保障创新人才培养的差异性出发,把握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研究方向以及相应的教学与研究实践路径。以国际世界一流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教学研究经验为参照镜与反思点,构建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制度与教学战略等要素的立体化教学实施方案。

三是从保证创新人才培养的育人性出发,构建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学研究绩效体系。以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总体教学战略为依据,以世界一流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学研究绩效标准为标尺和比较点,以获得可以和国际

比较的公开数据为基础,确立我国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学研究绩效标准。通过公开数据监测不同类型与层次大学教师教学研究进度与水平,而非当前众多教师不考虑所在学校性质与类型,根据课题申请易“中”主题和期刊论文易“中”领域一哄而上。

面对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需要更科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12]其中,教师作为关键主体之一,其作用越发凸显。如何促进教师的“卓越教学”,不再仅仅是一项培训任务,而是一个价值或观念选择。^[13]只有促使教师毫无功利地倾注教学、热爱教学、研究教学,才能让教师心无旁骛地专注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韦斯特. 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6-36.
- [2] 杨晴, 叶梵. 美国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对美国全国教师调查数据的分析[J]. 高等教育教育研究, 2009(6): 132-136.
- [3] 潘懋元. 一流大学与排行榜[J]. 求是, 2002(5): 57-58.
- [4] 哈瑞·刘易斯. 失去灵魂的卓越[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9-39.
- [5] 威廉·德雷谢维奇. 优秀的绵羊[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17-27.
- [6] 钱颖一. 大学的改革(第三卷·学府篇)[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52-59.
- [7] 恩斯特·贡布里希. 理想与偶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87-190.
- [8] 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75.
- [9] 英国高校教师发展的“楷模”——剑桥大学教师个人与专业发展中心的经验与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2): 47-52.
- [10] 德里克·伯克. 大学教了没?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1-41.
- [11] 郝理想, 吴芳. 美国教育问责制的转向研究——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和《每个学生成功法》为例[J]. 中国教育学刊, 2017(1): 45-49.
- [12] 朱永新, 诸宏启.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和培养[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4): 1-6.
- [13] 林小英, 宋鑫. 促进大学教师的卓越教学——从行为主义走向反思性认可[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2): 47-72.

基于交叉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以宁波大学阳明创新班为例

卢美芬, 张 维

(宁波大学 阳明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建设。^[1]宁波大学作为地方综合性大学,一直以来,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不断探索。于2010年起设置了由不同专业优秀本科生组成的荣誉班级——阳明创新班,经过10余年的实践,形成了地方综合性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有模式。

一、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不仅国内一流高校纷纷设置精英学院和实验班,如清华大学从学堂班到五大强基书院和求真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等,而且越来越多的地方高校也建立了各类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积极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新模式。

经过40余年的探索,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经验,如构建了以导师制、学分制、书院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为培养特色的“三三制”,倡导学生科研训练,以精英(荣誉)学院为主的培养责任主体,整合学校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但也普遍存在拔尖人才共同体强力教育之利与同质竞争之弊的矛盾、专业培养与综合素质提升之间的矛盾,以及精英学院与专业学院利益冲突的矛盾等问题。^[2]

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发现在多学科交叉领域出现重大科研成果的概率最大,因此,交叉融合的培养模式成为了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新的基本趋势和主要动力。许多高校特别是研究性大学通过设置交叉学科专业、跨学科课程、加强综合性科研创新活动、实施辅修制等举措,做了许多有益尝试,但这些实践还尚未形成体系。培养高素质跨学科创新人才,促进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构建一体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3]

二、基于“六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

阳明创新班作为宁波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实行书院制管理,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实现学科交叉、跨界培养,成为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赋能平台。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阳明创新班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基于多引领、多学科、多导师、多课堂、多学院、多评价的“六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学科交叉融合视域下‘双一流’建设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2GG0405); 宁波大学教研项目“地方综合性高校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研究”(JYXMXZD2022039)

第一作者简介: 卢美芬(1964-),女,浙江宁波人,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E-mail: lumeifen@nbu.edu.cn

模式。

（一）多引领融合的培养理念

强化价值引领，提升综合素质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4] 阳明创新班着眼于“全人”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教育，构建了“思想引领、学风引领、创新引领、素质引领”榜样引领体系，注重塑造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价值感。学院搭建党员义工基地、学生青年志愿者服务基地、暑期社会实践等平台，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将个人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相融合，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内驱力。学生通过党旗领航、担任班级助理、课程助教、“榜样的力量”巡回报告等形式，发挥荣誉班级学生的示范引领作用，用自己的奋斗经历为全校本科生提供鲜活的个人成长范例。

（二）多学科融合的书院制管理

阳明创新班由40多个不同专业优秀学生组成，实行书院制管理，这为学生跨学科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创新班学生都立志继续深造，有着浓厚的学术创新兴趣，内驱力强、主动性强。这种基于共同目标和理想的学生间的互动，有利于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彰显、人格品质的发展以及创新思维意识与能力的提升。^[5] 学生主动在课余时间自行组织开展各类学术研讨活动，学会用多学科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利用学科互补优势，不同专业的学生组队申报课题、参与社会调研、学科竞赛成为一种常态。带有学科交叉融合底色的书院制学生社区也为学生提供了非正式跨学科交往场所。

（三）多导师融合的全程导师制

阳明创新班实行全程导师制。每位学生入选后，就通过双向选择配备高水平专业导师。不仅要求导师具有良好的师德品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责任心，热心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还要具有研究生指导资格，拥有良好的学术科研平台，能够为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专业导师不仅进行科研创新指导，还包括思想引导、学业指导、升学就业指导等。这种基于师生之间都具有较高期待的交

流，更有利于形成彼此相互促进的紧密型“师生共同体”。除专业导师外，由优秀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朋辈导师，通过各类传帮带活动，传承荣誉集体精神；由学院领导、班主任、辅导员、教学秘书等组成的生涯导师，通过班级管理及政策解读，提供学业指导和心理疏导，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多课堂融合的培养过程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互通共融。首先，创新班学生可以结合自身专业兴趣、发展志向自主选择专业。通过一学年的学习与浸润，对专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体验与认知后做出更理性的选择，有利于提升学生专业兴趣与匹配感，从而具备更高的学术志趣。其次是实行“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学科基础平台和专业教育平台必修课按照专业要求执行，其他课程均由导师和学生共同制定。这解决了我国大多数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为学生设置过重过满课程的问题。^[6] 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学习兴趣和发展规划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课程，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探索自由。最后是强化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学院开发特色课程，加强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单独设置旨在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学生必备的科研创新、批判性思维、沟通和领导能力的等核心素养的通识核心课程，并邀请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水平师资采用小班化研讨式教学方式授课。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共同促进。阳明创新班素质提升计划包括修养提高、创新训练、视野拓展、社会研习四大模块。修养提高模块主要通过政治理论学习、名著精读、演讲辩论、英语强化、名家讲座（沙龙）、素质拓展等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修养。创新训练模块建立了以研讨课、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学术活动为载体的全方位进阶式科研创新实践训练。视野拓展模块则通过国内外第二校园交换学习、研修、游学等项目，以及学术会议、国内高校同类“荣誉班”学生的互访交流活动，体验多元文化，拓宽视野。社会研习模块通过担任班

级助理、课程助教、学生干部,向低年级学生分享成长经历等,在服务身边学生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参加理论宣讲、社会专题调研、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增强责任意识。

(五) 多学院融合的管理机制

阳明创新班接受阳明学院和专业学院的双重培养与管理,享有更多优质教学资源。这种管理模式,如何协调精英学院与专业学院间的利益冲突,形成育人合力是最大的挑战。^[2]为此,学院通过成果共享、主动沟通和提升价值感等多个举措,充分调动学校职能部门、专业学院、导师(教师)等多方力量,形成“共育共享”育人共同体。

首先,定位于学校人才培养改革特区,涉及的管理、选拔、培养等相关政策均由学校发文,积极争取学校各职能部门支持。

其次,创新班学生所获奖项、荣誉及考研、就业、第二校园学习等情况,均计入专业学院的工作业绩,在进行优秀学生的宣传时,也注重强调学生的所学专业 and 学院。

再次,在管理过程中注重主动沟通,邀请职能部门、专业学院领导和专业导师出席阳明创新班开班仪式、荣誉授予仪式等重要活动,提升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价值感”。最后,打造经验丰富的专职管理团队专注人才培养,加强班级凝聚力与荣誉文化建设。

(六) 多评价融合的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

阳明创新班设置的多元校内选拔考核指标,包括了价值追求、综合素质、学业成绩、身体素质、创新能力等多个维度。实施荣誉生考核与动态退出机制,从学业成绩、科研创新、体能素质、社会实践、素质提升、导师交流等六个方面进行学年考核,并将学年考核与动态退出进行结合。新的学生考核机制,既体现了新时代多元化、多样化评价的要求和人才价值观,并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过程管理,充分发挥考核工作的育人功能。为避免优秀学生集聚所带来的过度竞争与压迫感,阳明创新班在保研、校奖学金评定等学生重要利益上不设名额限制,所有涉及排名的考核指标,均采用专业排

名。这既能降低很多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很难避免的同质化竞争,又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整体优势。

三、基于交叉融合的阳明创新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自觉。宁波大学阳明创新班“六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综合型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构建多元综合选拔评价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科学有效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不仅要有利于遴选出有创新潜力的学生实施精英化教育,更要引导高校人才培养的价值观,充分发挥其指挥棒作用,为全校学生树立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阳明创新班构建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元综合化的人才选拔与考核机制,改变了仅以考试分数论英雄的评价和选拔方式,构建了“价值、知识、能力、素质”的多元综合化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并运用于选拔录取、滚动退出、评奖评优和荣誉考核的学生培养全过程管理中,实现了考核评价的全面发展育人功能。

(二) 营造相对宽松的成才环境,真正落实个性化培养

当前国际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范式更强调个人在某一方面的天赋潜质,并通过后天培养与有效学习环境营造,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激发个体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创造充分的学习自由空间,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为其提供勇于自我探索甚至敢于经历失败与挫折的机会。^[7]阳明创新班实行的专业自主确认制、个性化培养方案,有利于提升学生学术志趣,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和学科交叉融合培养,但又不至于课程过满,为拔尖人才成长减压、留白。同时,通过搭建多种平台,为学生提供

接触和参与校外学习交流的机会,拓宽学生视野。围绕学生特点设计多样化第二校园出国(境)交换项目,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高水平学术讲座和报告,开展基于学术内涵的校际交流活动,连通第一校园与第二校园学习。专业导师制为学生提供一对一个性化指导,有利于构建基于科研项目的更加紧密的师生关系。虽然阳明创新班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优秀学生,但对保研、奖学金名额等重要资源实行开放原则。这既有利于发挥朋辈榜样力量,营造更加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同时减少了优秀学生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压力。

(三)打通精英学院与专业学院之间的壁垒,形成教育合力

集聚优质办学资源,开展协同培养是地方综合性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优势,也是探索大众化背景下地方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协同创新理念是大学基于集成、合作、融合与共享的价值准则,谋求创新,以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提高功能效率、水平和质量的思想观念。^[8]阳明创新班通过构建阳明学院与专业学院联动机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进学生培养,共享学生培养成果,互通学生成长、导师指导信息,共同开展第二校园资助,充分激发学校、精英学院、专业学院、教师(导师)、学生各方的育人成才动力,打造育人共同体。

(四)发挥精英培养示范效应,带动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高校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实施精英人才培养计划,不仅要着眼于培养一小批精英人才,更要通过精英人才培养的实践探路,将部分行之有效的成功实践在全校推广复制,以整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宁波大学发挥阳明创新班选拔的撬动效应,从新生入学着手,将择优选拔作为推进新生学风建设的重要抓手,使大一学生为大学四年“开好头”,带动学校学风建设。阳明创新班通过实施“领头雁”工程,充分发挥创新班学生的引领作用,在价值引领、学风

引领、创新引领等方面带动全校学生,提升整体人才培养质量。同时,阳明创新班培养模式实践为优化全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经验,在强化“立德树人”教育,重视学生价值观与使命感培养,将学生个体发展成长的需求同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发展需求相融合;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过程化管理与服务;完善本科生导师制,建立基于“项目化学习”的导生关系,促进师生沟通联系,加强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优化书院制管理模式,进一步促进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学科交叉融合等,都为学校其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提供蓝本,也将精英化学生培养的积极理念与成功实践辐射到其他专业性学院,带动提升全校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40.
- [2] 陆一, 史静寰, 何雪冰. 中国特色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分类体系与特征研究[J]. 教育研究, 2018(3): 46-54.
- [3] 徐晓红. 研究型大学如何构建一体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基于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经验与启示[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11): 82-89.
- [4] 马仁杰, 缪凯, 姚则会. 论学术大师成长规律对拔尖人才培养的启示[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5(5): 46-51.
- [5] 尤伟, 陈鹤鸣, 方萍, 等. 交往理论视角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6(1): 70-73.
- [6] 贺芬. 拔尖创新人才可以“计划”培养吗?——对“强基计划”的冷思考[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1(3): 67-72.
- [7] 阎琨, 吴茜. 拔尖人才培养的国际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教育研究, 2020(6): 78-91.
- [8] 别敦荣, 胡颖. 论大学协同创新理念[J]. 中国高教研究, 2012(10): 4-8.

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徐军伟¹, 左栩睿²

(1.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办公室, 浙江 宁波 315599;
2. 宁波大学 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是党的二十大对教育领域提出的明确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也应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我国高等教育实施研究生、本科、专科三个层次的学历教育,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实施专科层次的教育,因此,被认为是最低层次的高等教育。因此,在办学实践中,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总体办学条件不足、师资水平较弱、学生质量较差、社会声誉不佳是现状。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总体上偏低,在中考普职分流过程中,很多家长和学生都不愿意选择就读中职学校。中考普职分流的巨大压力也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的形成,成为当前我国“双减”政策出台的源头性问题。

一、引言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而快速发展的。1999年高校大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地从精英化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心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上大学”的需求,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中后期,人民群众对高等

教育的需求快速地从“上大学”转变到“上好大学”,学生对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被激发,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封顶、办学质量总体不高的现实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成为家长的痛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开创者、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早在2005年就曾经呼吁过要建立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他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独立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中等职业教育衔接既可满足部分学生追求高学历的愿望,又能较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1]

为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重大论断明确了我国“一体两翼”的现代教育体系,为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新的通道。2020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新理念,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征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类型中的高层次教育阶段,以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加快培养大国工匠等人才,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职责使命。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事关我国职业教育长远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2022年4月,《职业教育法》首次修订,修订后的新法第三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

基金项目:宁波市社科基地项目“县域高校协同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D5-ZD43)

第一作者简介:徐军伟(1975-),男,浙江余姚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区域高等教育。

E-mail: xujunwei@nbu.edu.cn

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职业教育法》在国家法律层面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2]作为类型定位的职业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也需要确立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理念。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该如何推动这类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索实践。

二、以深化中高职协同发展为突破,夯实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要着眼于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性建设,不断夯实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础。近年来,以中高职协同发展为突破,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与中等职业学校之间构建协同发展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中职教育是“差生”的教育、“弱者”的选择这一现实困境,是整体提升职业教育基础人才培养质量和培育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

(一)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中高职协同发展路径

专业协同是深化中高职协同发展、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要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特点,合理地规划衔接专业的设置,专业的设置是否能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保证中高职一体化科学而有效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决定着其自身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3]

研究者需要明确区域产业的发展方向,研究影响产业发展的因素,如区域定位、产业规划、劳动力现状,等等。在全面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明确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精准预测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中高职协同发展要紧紧围绕区域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全面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结

构布局、重点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优势的专业。

(二)实施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构建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

推动中高职贯通衔接培养,是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开展中高职贯通培养改革,要以加强和深化中高职合作为重点,通过建立“政府主导、高职嵌入、中高职融合、行业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4]明确各方责任并合理分工,支持和扩大优质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联合开展五年一贯制职业人才培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衔接。在五年一贯制中高职培养模式中深入挖掘合作双方的办学优势,不断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和建立中高职学校师资互通桥梁和共享机制,衔接人才培养目标,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中高职学校之间资源共享、教育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模式。

(三)以协同实施现代学徒制为重点,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中高职协同实施现代学徒制是深化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点。在中高职协同办学的过程中,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必须要适应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既要着眼于前瞻性的产业发展,又要注重培养创业精神和专业素质。而现代学徒制是实现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切入点。^[5]企业是深化职业教育实施现代学徒制的关键,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学徒制的运行模式决定了企业在中高职教育衔接中的重要地位,应发挥企业在中高职协同育人、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整合多方力量,在中高职教育衔接的过程中强化有效组织和管理,构建好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质量保障体系。

三、以产业学院为抓手,强化高等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色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培

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深化产教融合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重点。以产业学院建设为抓手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破解当前校企合作不紧密的有效举措,有利于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一)多元主体合作,共建高质量产业学院
高职院校建设产业学院是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举措。当前,产业学院建设模式多元,参与主体多元。高质量的产业学院建设,需要政府推动、学校主动、企业积极、行业协同、社会参与。高职院校要依托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优先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与地方龙头企业或行业协会共建高质量产业学院。组建由职业院校、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科研院所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教科行企各类资源,开展订单培养、委托培养和学徒制培养,依托多元化的产业学院建设,实现“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的人才培养特色,着力于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二)依托市场机制,发挥企业主体的积极性
发挥企业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有利于推进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化职业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学院的建设应以市场为导向,深化高职院校与企业建立共生合作关系。以市场为导向培养的人才可以更切合企业的需求,强化人才培养的特色,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质量。企业对产业学院的核心诉求除了人才、科研之外,降低经营成本、获取经济利益亦有一定的体现,这是企业作为营利性机构的必然追求。^[6]政府应该创新产业学院管理体制机制的设计,借鉴各地办学实践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结构。^[7]在产业学院管理过程中,重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企业可以参与产业学院的招生、教学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多方协同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三)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区域性整体制度设计

2022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党

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教育改革工作的首个指导性文件。文件指出,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文件针对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新构想。地方政府依托功能性产业园区,汇集协同配套的职业教育资源,打造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功能于一体的紧密型的产教联合体,成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理事会,以高质量产业学院为依托,实行实体化运作。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转型发展、行业企业创新发展融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创新协同发展机制。这一顶层设计必将有效地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力地推进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区域高质量产业学院的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以职业本科教育为引领,加强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开展职业本科教育、设立职业本科院校是国家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升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职业本科院校的设置使我国职业教育构建起从中职教育到高职专科教育再到职业本科教育这一相对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学历偏见。其办学目标是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实践性和职业性是其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的本质特征。

(一)推进职业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最高层级教育,其人才培养模式对带动提升职业教育整体人才培养质量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在原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积极探索职业本科教育“3+2+2”人才培养新模式,深化职业本科教育“3+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对培养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意义重大。“3+2+2”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中高职五年一贯制职业人才培

养的基础上,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再实施2年制本科职业人才培养,以全面提升职业人的理论知识、技术技能与整体素质,深化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3+4”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指在现有3年中职教育和4年应用型本科教育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的基础上,利用职业本科院校设立的现实条件,统筹优质中职学校与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资源,面向区域重大产业集群,探索3年中职教育和4年职业本科教育贯通培养的新型职业人才培养模式,这将极大地改善中职招生,引导一批优秀的初中学生报读职业教育,扩大优秀中职生直接升入职业本科的专业选择范围。这将有利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和职业本科院校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良性发展格局,为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助力。

(二) 学习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

职业本科教育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求、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德国的二元制大学、日本的专门职大学院、英国的科技大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科技大学均是实施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机构,这些院校在长年的发展过程已积累许多行之有效的办学成功经验。学习借鉴职业本科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现状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化职业本科教育的改革,有利于加快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加速培养我国的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

(三) 构建职业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监测机制

对人才培养过程进行监测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手段,也是培养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保障。政府作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应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对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监督责任。特别是当前我国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尚处于起步探索之际,在人才培养模式未定型之时,及时调整和优化政策实施的各个方面就显

得尤为重要。职业本科院校也应强化内部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体系的建设,加强教学过程控制,及时对学生的知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进行科学评价与及时反馈,以全面提升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积极探索职业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成功途径。

五、结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不仅是普通高等教育应承担的职责,作为类型定位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同样需要培养技术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并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这表明我们党对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深入。^[1]实践证明,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对经济、社会与个体发展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和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对于产业工人,我们要“思考和研究怎么去培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由此提出“要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大论断。高等职业教育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坚定办学自信、强化类型定位,不断提升职业类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为我国技术技能型社会建设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 [1] 潘懋元. 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定位发展与模式[J]. 教育研究, 2005(5): 26-29.
- [2] 陈子季. 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不断拓宽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N]. 中国教育报, 2022-11-14(001).
- [3] 冯雪姣, 雷建龙. 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贯通模式的实践探索——以湖北省为例[J]. 职教论坛, 2016

- (31): 79-83.
- [4] 亚玫. 政府主导下的中高职贯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改革实践[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8(13): 39-42.
- [5] 崔戴飞, 徐云青. 中高职衔接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浙江省五年制中高职衔接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 2014(11): 5-9.
- [6] 张志东, 王华新, 陈琳.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34): 77-81.
- [7] 严世清, 孙建. 公办职业院校举办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时代契机、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 (24): 54-58.

Conception, Path and Approach towards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SHI Qiu-heng¹, ZHANG Yan², LU Mei-fen³, XU Jun-wei⁴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3. Yangming Colleg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4. College Office, Zheji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ingbo 315599,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op-profile innovative talents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imes to develop China into a power in education, sci-tech and human resources. This work examined the progressive mode of talented tr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ing that it is vital to construct the classifying system for talents cultivation in the hierarchic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which provides goo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integrated policy-making on top-notch talents cultivation, human resources structural cohesion and optimization. It argued for the core role of teaching in the practice of talents training in the first-class world universities, suggesting that teach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need to be well coordinated and interacted to put right the research supremacy as compensation for lost instructions, being worthy of reflection and consideration. It also explored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suggestive implication of the mode of "six integrations" for top students training in Ningbo University's Yangming College as a workable approach toward the education of elite undergraduat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further studied the conception and path 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top students in techn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emphasi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in industrial colleges oriented to undergraduate polytechnic instruction to advance the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technical and applied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talent training

(责任编辑 赵蔚, 周密)